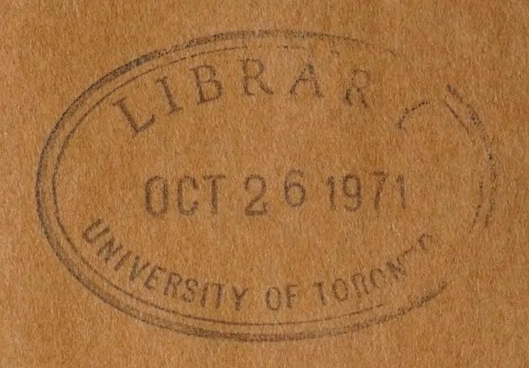
許州志　十六





許州志卷之十六

直隸許州知州高安蕭元吉纂修

識餘

㠯牧宰與茲土之黎獻已有列傳著其大端矣其他巡幸攻戰雖涉斯地無可附載與夫軼事緒語撰以作家之體有不當件繫條列者用據往籍甄錄以示後起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

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而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
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商高宗捕蝗於酈後人爲之立廟於崇岡之上
周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
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

其謂我何寗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温故春秋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襄王出居雖不甚久然襄之所以得名實始於此況茲事有關於人倫家法國紀世變之大故參攷左史錄以附焉

周穆天子傳天子見許男於洧上

春秋曾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僖公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曹遂會諸侯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成公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公三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十有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戰國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長社取之

楚昭陽伐魏取郾地理通釋云郾戰國策作鄢

秦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以其地爲郡曰潁川

二世二年項羽從項梁攻襄城

東漢更始元年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缺

定陵

靈帝中平元年左中郎將黃甫嵩右中郎將朱儁

討潁川黃巾賊

潁川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瀛長陳實爲太邱長

鍾皓爲林慮長並以仁信誠篤使人不欺故世稱

潁川四長

陳仲弓嘗謁荀季和無僕令子元方將車季方持

杖孫長文尙少着車中旣至荀使其子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尙少坐膝前時太史

奏德星聚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時漢都洛陽去潁

川不遠故云五百里內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

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

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
過此又有刼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
民有在草木殺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
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七歲時有客與太邱期行日中過中不
至太邱舍去去後乃至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
待君久不至已去客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
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客慚下車引之元方入

門不顧旣年十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
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家君在太邱强者
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
公曰僕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
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
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或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
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
萬仭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有甘露所霑下有淵

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元方子長文羣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平之曰陳仲舉强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世名人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義是僕與君累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衆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聞之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嘗了了韙大踧踖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

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因閬曰方問國士而先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聶季寶與李膺同縣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置坐䩙下牛衣上一與言郎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定黄巾於許遣使詣河東
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等違戾不和董昭
以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
語諸將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費亭侯操朝天子於
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
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
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
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
京遠近䟦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

行非常之事迺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或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因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徙於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奮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存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廼奉車駕西迎天子都許九月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制度於許十一月丙戌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

聽十三年六月癸巳自爲丞相十八年五月丙戌
自立爲魏公加九錫二十一年四月甲午自進號
魏王二十五年操卒子丕襲魏王位十月郡公卿
士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丕陞壇郎位改元
延康奉帝爲山陽公今之言許者皆知爲曹操所
都然其刼遷天子之謀非博
古之士則鮮
克知之故錄
蜀漢先主圍下邳旣擒呂布復得妻子從曹操還許
操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一日操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豪雄惟使君與

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於時正當雷震先主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又嘗與操共獵獵中衆散關羽勸先主殺操先主不從後在江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在許下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耶

諸葛亮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在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

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乎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

守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妾數十然後爲奇
此乃許父所以慨慷夷齊所以長嘆雖有儀秦之
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長邊陲寡見
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三國魏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
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
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
漢徵絶於許又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
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年黃氣受眞

八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
昌

文帝受禪陳羣有戚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忻聖化猶
義形於色

文帝黃初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許昌宮四月癸
亥行還許昌宮四年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五年
秋七月東巡幸許昌宮冬十月乙卯行還許昌宮
六年春三月行幸召陵乙未還許昌宮

明帝太和四年八月乙未幸許昌宮六年四月幸許昌宮十二月行還許昌宮是年二月治許光宮起景福承光殿

青龍二年八月辛巳行還許昌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四年十二月乙未行幸許昌宮

廣陵太守陳登使陳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爲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者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烏足錄哉時諸公皆在許下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毓會早有令譽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勅見毓

面出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魏廢帝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

晉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二年夏四月王彌寇許州郡守皆奔走

四年司馬越帥衆出許昌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

甚殿內死人交横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

行桴鼓之音不絕

十月壬子石勒陷襄城

穆帝永和七年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州來

降拜鎮西將軍八年張遇反於許

升平五年夏四月太尉桓溫使其弟豁將兵取許

昌

哀帝興寧元年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慕容評襲許昌頴川太守李福

死之夏四月甲申慕容暐遣其將李洪侵許王師敗績於懸瓠

南北朝魏皇始四年詔兗州刺史長孫肥率騎二萬南徇許昌李元德竊入許昌詔周幾擊之元德遁司馬楚之破劉義隆將於長社

江豐臨潁縣卒斬叛臣元顥傳首京師

王思政初頓兵襄城欲於潁川爲行臺治所使人商之崔猷之崔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時之要地潁川隣寇境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爲

行臺治所頴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朝
議從之
太和十年詔以頴川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東魏遣將帥萬餘騎攻頴川怡峯以輕騎五百邀
擊之
頴川西魏王思政鎮守東魏圍二百日城陷卽今
長葛縣界故長社城也郡縣志長社故城許州長
葛縣西一里西魏王思政進拔頴川東魏淸河王
岳圍頴川造高堰引洧水以灌城城陷水自東北

入城

劉豐攻王思政於長社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遊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忽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西人鈎之豐遂遇害豐壯勇善戰死之日朝野駭惋思政頴川鎮將

長社縣後魏爲郡治酈道元爲郡守於南城西側修立客館下得一木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

荀濟字子通潁川人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
時
荀子文潁川人幼而聰辯神情卓異年十三同學
趙郡李才戲曰荀生何爲住在城南子文對曰國
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潘崇和曰
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非虛言也信
夫
隋梁郡人韓元威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於襄城爲
吏所執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賜許州父老帛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陷潁川執太守薛愿及長史龐堅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李光弼克許州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寇襄城十月陷襄城

貞元五年吳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涚遣兵三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

十五年九月乙巳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及吳少

誠戰於臨潁丙午少誠寇許州

憲宗元和十年三月庚子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及吳元濟戰於臨潁敗之五月丙申又敗之於時曲八月乙丑李光顏及吳元濟戰於時曲敗績十一月壬申李光顏烏重允及吳元濟戰於小㶏河敗之

吳元濟悉兵四出掠襄城等許州居人皆竄伏榛莽間

十一年七月壬午韓泓及吳元濟戰於郾城敗之

十二年四月乙未李光顏又敗之於郾城時裴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未幾李愬夜入蔡自乘郟城縛吳元濟以報

賊帥張伯良與李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餘伯良奔還

乾符三年王仙芝引兵入陳許襄鄧虜人爲兵崔安潛逐走黃巢兵於襄城

中和四年鹿宴宏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自稱留後

光啟二年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忠武軍節度使鹿
宴宏死之
文德元年十一月丙申秦宗權陷許州執忠武軍
節度使王緼
哥舒曜討李希烈禽僞官斬其將李希烈退保許
州
賊攻潁川太守來瑱手射賊皆應弦仆賊招之降
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爲來嚼鐵
僖宗四年朱全忠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

寨殺賊數萬昭宗以忠武等二十三道封朱全忠
爲魏王
李迅李期李旉皆膺子瓚之後自常山先後來官
於襄令城東北有所謂李旉村者居人半李姓皆
旉之裔
竇瓚邠王府司馬陳閎永王府長史俱潁川人別
識收藏號圖書府
陳讜言字士然讀而不厭陳謙字不器行古人之
道韓拯字佐元行畧而文陳晉字正卿深於詩書

四子皆潁川人李華稱之如此

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憑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䎗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

梁葛從周大敗蔡賊於長葛靈井

後周罄免許州御李子與天下土產之物並不須進

恐勞民

宋高宗建炎二年正月金人陷潁昌府守臣孫默爲

所殺

四年五月河東北經制使王俊舉兵及金人戰於

襄城敗之復潁昌府

紹興十年少保岳飛使張憲敗金將韓常復潁昌

府因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

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將兀朮大懼會諸師欲併力

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既敗於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穎楊再

與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騤與之戰殺二千餘
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焉
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
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頴昌汝
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
戰於城西雲以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
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時秦檜方
主和議諷臺臣請諸將班師於是飛一日奉十二
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乃至鄜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米迎官軍金人皆知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從從而南者如市

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家貧同途赴試京

師共有氊一席一分之每出行互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韓維知潁昌時彦以狀元及第爲僉判常稱狀元維因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僉判彦終身銜之

伊川程先生往見韓持國於潁昌久留韓早晚伴食禮貌如故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

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碟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言正謂此再三謝過而別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督公赴官公曰常州遠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正曰爾前日以遠爲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

亦不能朝夕在側文正公不强之卒終養焉

晏幾道字叔原監潁昌府許田鎭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鎭敢以杯酒閒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幾道殊之幼子著有小山詞一卷

葉夢得少蘊鎭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瑨公表少師

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持
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
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
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
不嬰世故慕稽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
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
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郾城令岑穰彥休
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
譽沖淡靜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

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遥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

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

蘇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著欒城遺言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餘歲侍轍於穎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此書乾隆中采入四

庫

范忠宣公守許昌鄒侍郎志完爲教授嘗因宴集吏請樂語公命鄒爲之鄒辭以備官師儒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鄒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當時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藹然忠厚之言也

葉夢得云余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

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卽
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
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會存之嘗
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
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
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
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范蜀公呼我卜隣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
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

蕩不覺有病或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人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歐陽文忠州名急就章至於許汝郟處楚晉潞敘古魏惠桂貴遂貝瑞嶲惠言過乎九難宜於口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魯子翼有哀范墳詩

葉夢得曰余守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

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今發買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成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則凡因灾傷棄遺小兒之家父母不得復取此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絶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甲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

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按口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皆奪之溝壑置之䄄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墻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麑刺趙盾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人彝之不可滅如此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尺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賴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衣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顚挾扇持三尺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宋時好酒許州曰瀵泉鄭州曰金泉汝州曰揀米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

指爲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

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

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

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

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

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

猶能言之余嘗于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向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許昌薛能海棠詩敘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

許下西湖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

有大虵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虵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金哀宗開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軍變殺元帥古里甲石倫粘合仝周蘇春等以城降於元

天興元年春正月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嘗夜見光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

信叔壽以疾亡家屬十餘人相繼殁識者謂肉塊之
太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元六皇后稱制之二年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順帝至正十五年答失八都魯拜行省平章政事
將兵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
士奔潰
許又進許州人至元十五年詔入燕士人各與路
學教授又進得建寧
明嘉靖年時五作亂圍許曹副使與州官合兵破之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
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艮玉以其衆八千人命知許
州董夢蘭處之郊許大州也左寄孥與賄諸將財
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爲告急
其日傳左軍號令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南城
樓刼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董夢蘭逃
以免

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闖賊破州城賊始至許執
一告示令其開城許入詈之賊怒合營重圍攻打

數日城內矢空石盡尋被陷老稚無存房屋盡燬

屠殺之慘古今所無

十五年正月賊陷襄城知縣曹思正被殺訓導張

信罵賊不屈死典史趙鳳翥拒賊死

十六年土賊破城殺戮更甚於闖賊

國朝順治二年撫院羅駐許招撫百姓賴以安存時

土賊劉洪起踞西平縱橫中州羅統兵擒勦洪起

餘氛掃蕩民始安枕至今祀之

十四年十一月洧川董天龍謀叛許田尚紹曾等

附從隣近州縣震動知州汪㴩飛馳塘報巡按御史李夋秀率分巡大梁道沈荃督兵親勦分遣道標中軍王福圍董家樓副將鄧汝功圍王家樓攻擊之渠魁殲滅餘黨悉平許人德之

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

滕之瑚東萊人任許州吏目善書工畫其法帖有

龍蛇飛動之致所畫之竹疎落老幹橫絕一世鐫於大王廟碑者人爭搨之餘不數數見平生以桑椹煑膏調酒服自謂通導引術去今百數十年矣賈販往來山左者猶傳其隱居海島形容如昨

